

布 琼 尼 元 帅 传

〔苏〕A·M·佐洛托特鲁博夫著

李 一 李 桐 周 春 方 译

温 金 权 任 平 校

军事科学出版社

布琼尼元帅传

〔苏〕A·M·佐洛托特鲁博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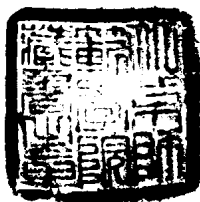
李一 李桐 周春方 译

温金权 任平 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2700



军事科学出版社

1102700

БУДЕННЫЙ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83

根据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3年版译出

布琼尼元帅传

〔苏〕А·М·佐洛托特鲁博夫著

李一 李桐 周春方 译

温金权 任平 校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247千字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291·009 定价：2.1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A·M·佐洛托特鲁博夫是苏联海军上校、苏联作家协会会员，曾与布琼尼相处多年，对布琼尼深有了解。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是著名的苏联元帅、军事统帅。国内战争时期，曾任骑兵第1集团军司令。1941年前，先后担任过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第一副国防委员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历任大本营预备队集团军群司令、西南方向总司令、预备队方面军司令等重要职务。战后，在苏联经济建设中担任过要职。

本书较具体地描述了布琼尼从一名骑手成长为一名统帅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介绍了布琼尼与列宁、加里宁、斯大林、伏龙芝、高尔基、季米特洛夫等领袖人物的会见趣闻；回顾了布琼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朱可夫、铁木辛哥、沙波什尼科夫等人共事的重要活动。此外，本书还如实地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前夜，即1941年6月21日夜，一名德军上士如何投奔苏军，供出德军将于次日对苏发动进攻的情报，而斯大林又如何对此判断失误；以及194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处于敌人兵临城下的危机时刻，布琼尼如何在红场阅兵，等等。书中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布琼尼的军事才能和统帅艺术，同时也描述了布琼尼的性格和多方面的爱好，如骑马、弹吉他和藏书。

本书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引人入胜，对研究苏联国内战

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及苏联军事学术，均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一本了解国外名将及其伟绩、启迪爱国主义思想的读物。

军事科学出版社

目 录

话战友	(代序)	巴格拉米扬	(1)
第一章	顿河——我的故乡		(4)
第二章	我们是红色骑兵		(19)
第三章	军长		(37)
第四章	骑兵集团军的诞生		(52)
第五章	“我爱骑兵集团军，但更爱革命”		(71)
第六章	会见列宁		(93)
第七章	在波兰前线		(107)
第八章	粉碎弗兰格尔		(130)
第九章	走上和平轨道		(157)
第十章	调往莫斯科		(187)
第十一章	严峻考验的时刻		(226)
第十二章	我们的祖国只有一个		(277)

话 战 友

（ 代 序 ）

此书献给我们的战友——苏联元帅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他的一生比其神话般的传说还要光辉和丰富得多。

谢苗·布琼尼是人民的英雄，传奇式的统帅。他的名字闪烁着红色骑兵勇猛奔袭敌人后方、征讨沙皇将军邓尼金和“黑男爵”弗兰格尔的荣光。它是红军战胜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的光辉象征。

列宁非常了解布琼尼并给予高度评价。

我最初听到布琼尼的名字是在遥远的国内战争时期，在1920年，那时我指挥着一个骑兵连。我记得战士们在进军中和在战斗的短暂间隙，是如何怀着某种特别高昂的激情歌唱着：

“布琼尼是我们的亲兄弟，全国人民和我们在一起”。许多年后，我有幸参加1938年莫斯科卫戍部队在红场的检阅。苏联元帅С·М·布琼尼担任阅兵指挥，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К·Е·伏罗希洛夫检阅。我那时作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学员，怀着惊喜交集的心情注视着布琼尼。他当时虽年已五十五岁，但仍矫健地驰骋着，指挥着受阅部队。他那如同青年般的敏捷和驾驭战马的技巧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震惊。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走过了一条从雇农到国务活动家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从普通骑兵到非凡统帅和苏联元帅的光辉道路。这条道路是相当艰苦的。早在俄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他就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他从心底里憎恨沙皇制度。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为了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作斗争，布琼尼在顿河地区建立起一支不大的

骑兵部队。这支部队也就是后来的骑兵第1集团军的萌芽。

布琼尼懂得骑兵大兵团在国内战争中的巨大意义，当时几乎没有绵亘的防御正面和持久的阵地防御，而骑兵不仅能完成战术任务，而且能完成战略任务。为了创建强大的骑兵兵团并以此给予年轻苏维埃共和国之敌以决定性的打击，布琼尼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应该指出，红色骑兵在其诞生时期就在俄罗斯南部的战斗行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布琼尼对建设和加强苏联武装力量、对提高苏联的国防威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第一批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者之一。

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布琼尼担任西南方向和北高加索方向部队的总司令、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苏军骑兵司令，他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成员。他在组织保卫基辅、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等英雄城的工作中，以及在建立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方面所建树的功勋是众所周知的。应该记得，1941年11月7日，当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主力在通向莫斯科的要冲地带进行激战时，正是布琼尼对直接从红场去投入战斗的部队进行了历史性检阅。

战后，我因公务和为畅叙友情曾不止一次有机会与布琼尼见面。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民英雄和重要的国务活动家，朴实而平易近人，在亲切交谈中他不加任何夸耀地讲述了自己走过的道路、过去的征战和多方面的活动。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的童年很艰苦。祖父和父亲都是雇农。我没有机会上学念书，只好自学文化。因此在粉碎白卫军以后，苏维埃政权作了一切努力，使我们能够学习。结果，1932年我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了。”

布琼尼1919年3月加入共产党。他曾积极参加我国的社会生活。他的兴趣广泛而多样。他的藏书很多，约有一万册。在休息的时间里，他既喜欢听民歌，也喜欢听歌剧中的咏叹调。

但他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作为三次苏联英雄、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蒙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中央主席团成员，他积极参加了对青年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地与人们通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本书作者、苏联作家协会会员A·M·佐洛托特鲁博夫海军上校，有幸与布琼尼相处多年，他所写的这本书不能不使人激动。布琼尼的生平是光辉的、出类拔萃的。它与我们祖国的命运、与祖国在军事和劳动战线上的斗争和胜利是分不开的。读者将从本书了解到布琼尼与列宁、加里宁、斯大林、伏龙芝、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杰米扬·别德内、季米特洛夫、别拉·库恩、卢德维克·斯沃博达、乔巴山元帅等人会见时的许多趣事。作者还热情地叙述了在骑兵第1集团军的布琼尼的战友们，以及伟大卫国战争中的统帅——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朱可夫、铁木辛哥、沙波什尼科夫、梅列茨科夫等。

我相信，读完此书的人必将更多地了解到，昔日的雇农谢苗·布琼尼在生前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的。无怪乎我们的孩子们每当扮演红色骑兵角色时总说：“我们要做布琼尼元帅那样的人！”布琼尼的一生充满着丰功伟绩。他对党和人民抱有永不熄灭的信心，他正是心怀这种信心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苏联元帅

苏联英雄

И·Х·巴格拉米扬

第一章 顿河——我的故乡

(一)

1919年10月底，当邓尼金将军猛烈进攻时，布琼尼的骑兵军在沃罗涅日附近粉碎了什库罗和马蒙托夫将军的哥萨克军，并前出到正扑向莫斯科的邓尼金军队主要突击集团的右翼。白卫军供应库尔斯克和奥廖尔地区突击部队的最重要铁路干线和后方遭到了攻击。

国内战争结束后，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与骑兵第1集团军司令布琼尼谈话时问道：

“您明白你们的骑兵军在沃罗涅日附近做了些什么吗？”

“打败了敌人。”布琼尼回答说。

“就那么简单？”列宁笑着说，“如果你们的军不在沃罗涅日附近出现，邓尼金就会在胜败关头投入什库罗和马蒙托夫的骑兵，苏维埃共和国就会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本来我们已经丢失了奥廖尔，而白卫军又逼近了图拉……。”

为了对什库罗和马蒙托夫的失败进行某种辩解，白卫军散布谣言，甚至在报上载文说，他们的骑兵似乎是被名将斯科别列夫的一个老战友打败的。

“我的老兄，为此我们不得不反驳说，布琼尼并不是什么将军，而只不过是骑兵司务长，”列宁说。

布琼尼微笑着感谢列宁把他提升为骑兵司务长。

“您怎么，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吗？”

布琼尼回答说，他临时代理过骑兵司务长。

列宁接着说：“主要的是，普通老百姓打败资产阶级将军的时代来到了。让帝国主义者去感受感受吧！您给了他们很好的教训。”

1883年4月25日，谢苗·布琼尼诞生在顿河地区离哥萨克镇普拉托夫斯卡亚不远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这位未来统帅的祖先开始住在沃罗涅日省。但农奴制取消不久后，布琼尼的祖父——比留奇县哈尔科夫镇的一个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因为他无钱赎买土地，所以抛弃了破败的家业，带着家眷去了顿河。但是在那里度生也并不容易。政权和几乎全部土地都属于哥萨克。外来的农民基本上只好受雇于人。布琼尼的父亲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祖父一样，也当了一辈子雇农。他年轻时因无立锥之地而飘泊在顿河流域寻找工作。

1875年5月布琼尼的父亲与梅拉尼娅·尼基季奇娜·叶姆琴科结婚，在科久林村定居。先生下了格里戈里，以后又生了谢苗、费奥多尔、叶梅利扬、塔季扬娜、阿纳斯塔西娅、丹尼斯和列昂尼德。

1891年春，布琼尼一家搬迁到马内奇河右岸的利特维诺夫卡村（达利尼村）居住，离普拉托夫斯卡亚镇四十公里。他们在苛刻的条件下租种土地，收成的一半必须缴纳给主人。

八岁的谢苗也到地里劳动。有时赶马，有时甚至扶犁。

小谢苗穿得很可怜：粗布衫，麻布裤。只有过节或与父亲一起去邻村赶集时才戴顶帽子。夏天赤脚放牧，帮助母亲在菜园收马铃薯。

布琼尼一家尽管贫穷，但生活得愉快。父亲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三弦琴弹得很好，而小谢苗手风琴拉得好。往往是父亲下工回来，又累又饿，还没有来得及吃晚饭，而这时儿子却说：“爹，来段《海军舞》吧！要不我的手风琴象要哭了。”

父亲在谢苗身旁坐下，慢慢地解开琴套……

父亲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布琼尼经常给头等商人亚茨金干活。运货物，腌咸鱼，照料牲口。1892年的饥饿冬天，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向商人借了些钱，约定春季偿还。他去邻镇上挣钱，有时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回来，但仍还不了债务。有一次，当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回家过星期日时，亚茨金来了，要他还钱，甚至威胁说要把马抢走。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是选举出来当地外乡人的头人，常常在镇长、甚至在阿塔曼^①面前为外乡人说情。但他不会维护自己。这次他也懦弱地恳求商人同意他缓期还债。

“把小谢苗给我当雇工吧！当个跑腿的小伙计来抵债。干上一年，我们就算跟你清了帐。”

“谢苗还小，怎能当雇工呢？”母亲梅拉尼娅·尼基季奇娜边反驳边把儿子藏在自己背后。

“爹，我同意，”小谢苗突然站了出来。

小谢苗就这样当了雇工。开始是个跑腿的，后来主人派他到铁匠铺去当帮工。他没有上学，但渴望念书。主人的大管家斯特拉乌索夫帮助这小男孩学着读书和写字。而小谢苗则为大管家打扫房间、擦鞋、洗碗碟，总之，以当仆人来报答他。工作结束后他经常留在铁匠铺，在油灯下学习斯特拉乌索夫留给他的功课。为了不致累得睡着，他常用冷水浇头……

(二)

1900年夏，陆军大臣A·H·库罗帕特金来到普拉托夫斯卡亚镇。

^① 帝俄哥萨克军队的长官。

阿塔曼宣告，为了欢迎“贵宾”，举行骑马斩劈树枝和稻草人的表演。许多哥萨克参加了这一活动，而代表外乡人参加的则是谢苗·布琼尼。

“带上我的马刀，”父亲说，“你思考一下，树枝该怎么砍，你的马可是个飞毛腿。”

一开始，当布琼尼放松缰绳时，马在原地踏得喀嚓作响，随即向前飞奔。不大一会儿，布琼尼就超过了五个哥萨克，率先开始斩劈稻草人。布琼尼不再拘束了，他在马鞍上伸了一下腰，向站在陆军大臣周围的人群瞥了一眼，然后在马背上低弯下身子，用军刀平拍了一下马肚，那马就如虎添翼，加快飞奔，迎着顶头风，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布琼尼在疾驰中用马刀斩劈，一株株树枝纷纷落地。他猛然回转马身，拉紧缰绳。马吃力地喘吁着，原地站住，一动不动。父亲第一个跑到谢苗跟前，紧紧地拥抱儿子。

外乡小伙子们前来祝贺布琼尼。这时，库罗帕特金在阿塔曼和宪兵的陪同下向他们走来。

“好样的，哥萨克！”

“我不是哥萨克，我爹是从外地来的。”

“真没想到……”陆军大臣不满地说，“那就是说，你是雇农出身？”

“是这样……”

“唔……你在哪里工作？”

“尊敬的长官，我在亚茨金商人那里，当铁匠，在锅驼打谷机上干活。”

“这是对你的高超骑术和马刀斩劈技巧的奖赏。”库罗帕特金递给布琼尼一个银卢布。

三年以后，1903年9月15日，亲人们送布琼尼去参了军。

布琼尼是在沃罗涅日省比留奇县，其祖父出生并发给他的

身份证的那个乡被征召入伍的。他被编入龙骑兵部队。1903年9月底，他和其他人一起来到了比留奇市。新兵们被带到郊区板棚一样的营房里。大家安顿下来后，司务长瞧着布琼尼说：

“喂，向弟兄们收钱买酒！应该祝贺你们的到来。”

布琼尼口袋里有5个卢布，这是母亲塞给他路上用的。他伸手拿出了3个卢布。

“这是我自己的。其他人的您自己去收吧！”

“什么？！”司务长生气了，“你胆敢这样？”他从旁边站着的大汉那里夺过皮鞭，使劲地朝布琼尼的背上抽去。“我给你点颜色看！”

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起初一段时间里，新兵们经常受到惩罚。最重的惩罚就是所谓走“鹅步”。士兵们相互对准后脑勺，笔直地站成一行。他们随着军士的口令蹲下，一步步地跳着走。如果有谁跌倒，整个锁链遭到破坏。军士立即抽打那个“过失者”，把他带到马前，强迫他骑上没有马蹬的马奔驰。

军队里广泛实行体罚，虽然没有任何一个条令规定可以这样做。

布琼尼也经历过这个。有一次派他去当值日兵。已是最后一年服役的沃尔科夫在兵营值班。晚上的打扫任务完成后，布琼尼到井边去打水。刺骨的寒风吹刮着。冷水打湿了布琼尼的靴子和裤子。回到营房里，他从口袋取出火柴和烟草，它们全都湿了。这时沃尔科夫走了过来。

“布琼尼，你有火柴吗？”

“湿了。”龙骑兵布琼尼简短回答说。

突然，那位一言不发，用拳头猛击布琼尼的脸颊。鼻孔流出了血……

布琼尼忍痛经受了这一侮辱，未抱怨这位老兵。

有一天上完操，军士把布琼尼叫到跟前说：

“你是个不坏的骑手，定能驾驭烈马。”

“我努力去做，尊敬的长官。”

“那么，你就去骑马厩里那第一匹马，看看你如何叫他飞跑。”

那是匹名叫安琪儿的年轻马，很少有人骑过它。两个星期前军士让一位新兵去骑，这马把他摔倒在地，而且还踢了他一脚。显然，现在军士打定主意嘲弄嘲弄布琼尼。

安琪儿发狂似地在院子里跳蹦着，竭力想摔下骑手，但布琼尼牢牢地骑在马背上。当安琪儿双腿跪倒时，骑手灵巧地抓住马鬃，仍然坐稳在马鞍上。瞬间，布琼尼把缰绳猛然一拉，安琪儿竖立了起来，当他感到缰绳放松时，旋风似地打起转来，继而突然向前猛冲，直奔带刺的围墙。人们大声疾呼：

“会摔死的！”

“快拐弯！”

“快跳下！”

布琼尼一瞬间有点惊慌，但马上镇静下来，狠拉了一下缰绳，安琪儿便急速越过了围墙。从来还没有一个龙骑兵敢于这样做。显然，安琪儿感觉到他背上的骑手是刚毅的，它在离围墙不远的地方停住了，而且安静了下来。士官走过来祝贺布琼尼。然后他把老兵沃尔科夫叫来严厉警告说：

“谁也不许碰这个龙骑兵一根毫毛，明白吗？我绝不让这样的雄鹰受欺侮！”

就这样，“雄鹰”这个词儿就同布琼尼结下不解之缘，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大汉”敢于欺侮他了。布琼尼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通过血汗体验到当兵的滋味，但我不气馁，因为我懂得自己的事业。请别为我担心。我取得经验后，当兵将是愉快的。我决心要做个军人。在家时我什么没见过？难道

没有见过长官的脾气？而在这里，如果当个出色的兵，就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嘲弄。我的想法是，服完兵役，我还要留下超期服役。行吗，爹？你对此怎么想？如果把我送到学校去学习，以后我会成为军士。”

不久爆发了俄日战争。1904年1月10日，布琼尼和其他新兵一起来到了满洲。

新来的一批龙骑兵被派出补充保卫俄军交通线的哥萨克第46团。布琼尼立刻去见参谋长说：“尊敬的长官，我愿上前线”。中校严厉地说：“龙骑兵被派到哪里，就应该去哪里。这个团担负流动军邮勤务，执行任务中也常常发生与土匪的恶战。你准备为祖国捐躯，我对此表示赞赏”。

土匪经常进攻龙骑兵，企图夺取军事邮件或破坏通信联络。在一次相互交火中布琼尼受了伤。他很快伤愈并请求上士派他去执行夜间侦察任务。当布琼尼押回一个企图向邮政篷车掷手榴弹的被俘土匪时，上士带着敬意瞧了布琼尼一眼说道：

“你竟然是个勇士。”

最初的成功使布琼尼成为指挥部器重的一个人物。一个星期后，布琼尼率领一队龙骑兵护送载着有关军队部署的极其重要文件的邮车。深夜，当车队行至前去友邻团司令部的半途，埋伏的土匪袭击了邮车。土匪的人数多两倍。交火中土匪打死了三个龙骑兵。眼看着敌人就要夺走邮件了，布琼尼马上组织环形防御，使用了手榴弹。不久，援兵就打来了……

俄日战争结束后，布琼尼被调至驻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拉兹多利诺耶村的滨海龙骑兵团服役。在这里服役更为艰苦。天寒地冻，干雪刺脸，狂风怒吼，海啸汹涌……但是，布琼尼以其固有的顽强精神坚持服役。

1906年秋的一次演习中，以布琼尼为首的一队龙骑兵插进了“敌军”后方并以坚决果断的进攻夺取了炮垒。团长想亲自

与布琼尼谈一谈。

“你效忠于谁？”这军官架子十足地在室内踱着步问道。

“沙皇陛下和祖国，尊敬的长官。”布琼尼回答说。

“你听说过彼得堡的革命吗？”

“怎能不听说呢，尊敬的长官，到处都在谈……”

“你怎么想呢？”

“我的事就是服役，尊敬的长官……”

“龙骑兵，你真叫我喜欢。你应该当个士官，我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这样可靠的人。你去学习吧！”

1907年1月16日，正如团长所允诺的那样，把布琼尼派往高级骑兵军官学校附属的彼得堡骑手学校学习。当时的骑兵团里设有骑手的职务，骑手负责监督新马的调教。布琼尼所进的学校正是培养这样的骑手教官。

布琼尼在学校被授予下士军衔。他回到团里担任了骑手的职务。团长看到他服役努力，也看到他训练新的龙骑兵的才能，遂授予布琼尼以上士军衔。布琼尼按其职务享有司务长的权利。那时他给父亲写信道：“我对你说过我会成为军士，你看，我已经是军士了。”

布琼尼服役期满后留在滨海龙骑兵团超期服役。1914年夏天给了他回普拉托夫斯卡亚镇的探亲假，他的父亲和家人那时就住在这里。

一天夜晚，布琼尼回到了家。夜幕降临小镇，天空闪烁着初星，草原散发着艾蒿和干粪的气味。布琼尼在家门口停留片刻，喘了口气，心房咚咚地跳着。已经有11年没进家门了！他轻轻地走进屋里。桌子上点着煤油灯，母亲在铺桌布，父亲在修理靴子。母亲看见了穿军大衣的人，惊慌地向父亲喊道：

“瞧，米哈伊尔，这是谁到我们家来了……”

父亲站起来，把靴子扔到一边。